

人世的沉浮

时代的变迁

暮色苍茫

杨信 著

漓江出版社

暮色苍茫

杨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色苍茫/杨信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07-7053-2

I. ①暮…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044 号

组 稿:许 莉

责任编辑:李映儒

封面设计:李诗彤

内文排版:钟 玲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7 字数:38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CONTENTS

目 录

序篇 大河奔流 /001

一、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001

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012

第一部 暮色中的人们 /045

三、“女王”的寿辰 /045

四、“三盅会” /066

五、崆峒岛上有人家 /077

六、碧莲峰下 /098

七、“昭君”归汉 /116

八、《俺家的港湾》 /133

九、人间仙境 /150

第二部 苍茫中的劲松 /174

十、都市里的人们 /174

十一、阿妈的力量 /190

十二、只身入朔方 /197

十三、美丽的罌粟花 /215

十四、风乍起 /226

十五、寒潮来袭 /236

十六、寒冬的日子 /262

十七、走出峡谷 /343

十八、雪狼之伎 /357

十九、狼眼看世界 /366

二十、轮回 /414

序篇 大河奔流

一、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20 世纪即将跨入 90 年代。

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黄河从帕米尔高原雪山奔腾而下，穿越崇山峻岭来到黄土高原，在一峡谷处，遇到了刀劈斧砍的山峦峭壁，浑浊的河水放慢了脚步，扭头向西折返，回旋于狭长的峡谷里。在一座巍峨的水电站大坝前，积蓄起了一个巨大的高峡平湖，黄河一路夹带来的泥沙沉落到水底，河水变得清澈透绿，涌入水坝巨大的进水口，冲击着一台台水轮机组的巨大转轮。自从峡谷建起了水电站，滔滔黄河水就永无止息地推动水轮机转个不停，带动发电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不停地发出强大的电流，通过一条条的高压输电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峡谷外面的城市乡村、工厂和矿山，给神州大地送去无穷无尽的光明和温暖。然后，精疲力尽的河水从水轮机蜗壳流出，流向峡谷出口，马不停蹄地向下游奔去，永不停息。

黄河出了峡谷口，两岸的绝壁戛然止步，山势立马变得平缓，豁然开朗。层层叠叠的干打土平房从河岸边顺着山坡一直建到了山上，黑压压的油毡屋顶铺满了整个山谷，几栋崭新的粉色楼宇屹立在黑色棚户海洋中间，十分抢眼，这几栋漂亮的楼宇是水电站运行管理人员的宿舍，他们归属于区域电力管理局。而在大片油毡屋顶之下，居住着几万名水电建设者，他们刚刚把这座水电站建好，虽然和居住在粉楼里的员工都属于同一个水利电力部，但是他们归不久前刚刚从“总局”更名为“总公司”的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管辖。在过去，当建设者把电站和漂亮粉色小楼建成，并移交给前来接收的电管局人员之后，这几万名水电

战线的英雄战士就会移师另一个峡谷,去建设新的水电站。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支英雄部队常年转战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峡谷里,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共和国的水电建设事业。论业绩,他们建成了包括我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的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在内的许许多多的水电站;论人才培养,峡谷里造就了好几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和众多的水电专家,还为共和国输送了好几位省长、部长,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英雄部队。然而,现在他们走不了了,他们只能憋在这个山谷里。

“工程局广播站,现在播送歌曲:《生命之歌》——”大喇叭传出歌颂水电工人的歌曲:

我是一注小小的水滴,
我是茫茫沧海的一员,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享受太阳赋予的温暖。
我愿化作丝丝的春雨,
滋润神州辽阔的大地,
我愿化作洁白的雪花,
飘落在莽莽昆仑山上,
母亲给我讲述雪的无瑕,
教会我人间无私的真爱,
父亲给予我无穷的力量,
叮嘱我千辛万苦不畏难;
我愿化作涓涓的春水,
在母亲的身体里流淌,
融入母亲浓浓的乳汁,
哺育大地母亲的儿女;
我愿化作鲜红的血液,
在父亲的血脉里流淌,
我用全身旺盛的力量,

给大地送去父亲的关爱。

我是一片小小的雪花，
我是滔滔江河的一员，
在神州的血脉里流淌，
给大地送去温暖和光明。
我从雪山走来，
开山劈岭坚定向前走，
我从远古走来，
百折千回永远向东流，
我向大海奔去，
行程万里走完了生命的轮回，
大海敞开它那宽大的胸怀，
广纳百川迎接游子的归来。
我们是太阳的儿女，
我们是宇宙的一员，
太阳给予了我们融融的温暖，
宇宙赋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我们将身体化作震撼的雷鸣，
给大地送去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将血液化作炙热的闪电，
给寰球儿女送去温暖和光明。

这首《生命之歌》是工程局职工自己创作的，是一首歌颂水电建设者的歌曲。由于它歌词朴实温馨，感情深厚真切，曲调流畅，易学易唱，因此深得水电工人和干部的喜爱，很快这首歌就在全全国的水电工地流传开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红红火火开展的年代里，这首歌曾经激励过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水电建设战线上来。而且这首歌还渐渐成了一首约定俗成的“礼仪曲”，经常在某些场合中播放，就像婚庆上播放婚礼进行曲，追悼会上播放安魂曲一样必不可少。最近一段

时间,这首雄壮豪迈的《生命之歌》不时地在这片干打垒社区,冲破黑色油毡屋顶,回荡在峡谷的上空。今天,《生命之歌》又一次在一处干打垒的房子里响起,这里正要举行一场欢送会。

“哎,你们工程处的工资发了吗?”欢送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围坐在餐桌旁互相闲聊,一个人问另一个同事这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工程局财务处没有拨钱下来,我们工程处哪里有钱发工资呢。”被问的人回答说,他又反问:“你们的工资发了?”

“就因为我们处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这才问你的。这个月我给老妈寄去生活费后,先前的积蓄剩下不多了,再这样下去我家真的要断炊了。”

“现在工程局不仅没钱发工资,连买电的钱都没有了,听说下个月开始就要限我们的生活用电,生活区要定时分片停电呢。”

“为什么?”

“现在各个部门都实行独立核算,电站建成了,已经没有工程用电。我们工程局所有的用电都要拿现钱从电网上买,局里要把节省下来的生活用电集中保证供水站用电,现在就剩下从黄河里抽水不花钱了。”

“我们刚把电站建好交出去,马上就断炊,这不是翻脸不认人卸磨杀驴吗?这算什么事?”另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插话说,“你们看,住在小楼上的那些电管局的人,吃现成的不说,工资补贴样样不少,还发不少奖金呢。”

“现在推行的是商品市场经济,一切都以人民币计算,谁手上有能卖钱的商品谁就是爷,你的脑袋瓜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怎么行呢?过去我们只顾埋头在峡谷里挖山建电站的做法在商品经济时代已经行不通了。”另一个人插话说。

“过去我们建成一个电站,就交给电业管理局一个,交了那么多的电站,也没有见电业管理局付过一分钱给咱们。现在怎么就分得那么清了昵,我就是想不通。”

“打个比方说吧。就像过去战争年代,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工程局是野战军,电业管理局属于地方守备部队,我们野战军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一个城市之后,都会交给地方守备部队的,然后又立即开拔去夺取另一个城市,把鲜血洒在另一座城墙上,野战军不会感到丝毫不平,甚至还

为此感到无比自豪,而且他们都会得到地方守备部队的尊重和无比羡慕呢。”

“那是战争年代,而且那个时期所有的官兵实行的是供给制。”

“这让你说对了。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工程局和电业管理局执行的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做的都是革命工作,吃的是一个大锅里的饭,我们建好了电站,包括运行人员的办公楼、宿舍,然后交给电业管理局的人去发电、收电费,就像野战军把夺取来的城市交给地方去管理、收税一样正常,电业管理局当然不需要给我们工程局付钱了。”

“那么下一个电站建好后,我们工程局就不交出去,自己留着发电卖钱。”

“嘿,净做好梦!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建的每一个电站都是水电总局代表国家向我们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给钱给物,我们工程局既是甲方又是乙方,当然神气又有钱花了。不过,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水电总局改成水电建设总公司,总局局长、副局长也脱下部长、司局长的官服,改称总经理、副总经理,成了工程承包商了,失去了国家的财权、计划权,他们也没办法出钱让我们建设电站,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了。”另一个人插嘴说。

“那怎么办,国家就不管了吗?”

“怎么办?自己去市场上找工程做呗。你没有看到吗,这一段时间,咱们的局长也脱下了黄色官服穿起蓝色建筑商马甲到处参加工程招投标找活干呢,中不了标,你看局长愁成什么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子都瘦成皮包骨了!”

“嘿,中组部管的正司局级干部现在都变成到处讨饭的‘丐帮头子’啦,市场经济真是厉害,翻脸不认人。”

“市场经济就是只认钱不认人!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一个人愤愤地说。

“所以有本事的、脑袋瓜灵活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离峡谷,留下我们这些石头混凝土脑袋守着山沟沟了。”另一个人跟着发牢骚。

“哎,亲爱的‘永动机战斗队’的战友们,你们好呀,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呢?”说话的是今天欢送会的两位主角——即将离开工程局的高级工程师覃可道和安道明,他们和家人刚刚来到会场。

覃可道和安道明都年近半百,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来到了黄河上游,参加了我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的电站——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之后就一

直转战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为国家建起了一个个的水电站。那首深得水电工人干部喜爱的歌曲《生命之歌》,正是他们两人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他们两人即将携妻带子告别他们征战了数十个春秋、魂牵梦绕的大漠高山峡谷回归各自的故里。覃可道是广西人,他将携女儿覃梦醒回妻子毕国英家乡——黄海之滨的山东省瀛洲市;安道明是上海人,他将和妻子黄可欣领着两个儿子到可欣的家乡广西桂林市,他是去做倒插门的女婿。覃可道说的“永动机”,是有段时间,覃可道、安道明他们逍遥派闲来无事,同其他人抬杠,声称他们正在搞“永动机”,硬生生的把水轮发电机说成是“永动机”,他们的“论据”是:“水轮发电机可以在没有人工加入能量的条件下,永不止息地转动下去”。他们把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统统归入了“永动机战斗队”,声称他们是“为时代前进永远奋斗一生的坚强战士”,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大家在议论说,现在盛行‘孔雀东南飞’!你们看,今天连给咱们水电工人创作《生命之歌》的覃可道、安道明这两只孔雀都要飞走了。”有人对覃可道和安道明说。

“哎呀,‘永动机战斗队’的战友们,你们就别再取笑我们了,我们就是一些遇到饥荒的麻雀,迫不得已飞到山外面觅食而已,我们可不敢妄称孔雀哟。”安道明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在工程局最困难的时候,逃离峡谷,离开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我们为此感到羞愧。”覃可道补充说,“因为恰好老家有一个机会,可以安排我和国英的工作,而且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比我们内地早,梦醒初中毕业后在瀛洲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免去我们一件心头大事,所以我们不得已当了逃兵,实在对不起大家了。”

“你们也是把自己大半生的青春贡献给了水电事业的,现在世道在变,河道要拐弯,顺应大潮流及早走出峡谷回归故里也好,不要把下一代也贡献给深山峡谷了。”有人理解地说。

“听说山外面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可大了,做买卖经商发大财的多了,人人绞尽脑汁赚钱,净是花花肠子,我们山里的水电人是石头混凝土脑袋瓜,根本应付不了,你们可得小心唷。”一个人关心地说。

“覃可道、安道明他们俩没问题,就凭他们俩搭档组队能打败省象棋队的水

平,和他们发明‘虚叫梅花’的桥牌战法、在棋牌桌上所向披靡的脑袋瓜,应付外面那些靠歪点子坑人的家伙是不成问题的。”说话的人又问安道明:“唉,小安子,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那当然!”安道明自信地说,“阿拉水电人脑子一根筋是做事情坚韧不拔,不达目标绝不止步的顽强精神,俺们什么艰难险阻没遇到过?千年洪水都战胜了,难道会在小河沟里翻船吗?阿拉先出去打头阵,淌出条血路后,‘永动机’战友们跟着杀出峡谷去,我们水电人照样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洋上闯出一片广阔天地来!”

“嘿,看咱们的‘永动机’战友,‘壮志凌云不言愁’!你们打先锋,我们随后也杀出去,照样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上有所作为。”有人夸口说。

“国英老家开发区想搞一个自备发电厂,前段时间有人向我咨询过,我趁出差上北京到了水部长那里讨教立项途径,后来我把水部长的意见告诉了瀛洲方面的领导,可能他们认为我这个人还有些用处,所以建议我和国英调回瀛洲负责电厂的筹建,有那么个好机会,我当时就答应了。”覃可道解释说。

“哦,老水动用部长的权力给他们把项目批了?”有同事问。

“没有,没有。”覃可道连忙摆手更正,“这种小电厂不归部长管,不过老水说:‘五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厂由于发电效率低下,污染环境严重,国家已经严令禁止上马。但是对于热电联供的小热电厂,由于可以取代现行的许多冬天供热的小锅炉房,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粉尘的排放,所以国家反倒是鼓励的,只要瀛洲开发区上热电联供的热电厂,取代开发区里的供热锅炉房,这样的项目国家就容易批准,而且国家还有一部分补贴呢。’就这样人家开发区就让我去当热电厂的筹建处主任了。”

“噲,就从水部长那里讨来一句信息,就当上了主任了,那么值钱?”同事说。

“市场经济嘛,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人家认为本人值个‘主任’,买卖成交,我就趁机把自己卖了。”覃可道笑着说。

“我说覃可道的脑袋瓜好用吧,人还没有走出峡谷,就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捞到了第一桶金了呢。”有人这话一出大伙儿都乐了。

“老水的话那么值钱,赶明儿咱也去讨他个一句半句的,拿到市场上卖钱去,这叫与时俱进咯。”有凑热闹的人逗乐说。

“你这是要搞权钱交易,想拉干部下水呢。水部长要是倒了,还有谁给咱们工程局的弟兄们办事呢?”有人反对说。

“呵,那么热闹,都在讨论些什么呢?”大家正在七嘴八舌的议论时,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来到了会场。来人高高的个子,身板挺直,花白头发,慈祥和蔼,他叫陈秉璋,浙江新昌人,和覃可道、安道明共事多年。

老陈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家乡参加了浙东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渡江以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覃可道的家乡广西之后,又在当地参加了剿匪,1950年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朝鲜停战之后,老陈回国弃武从文考入水电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由于老陈技术精湛责任心强,并且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虽然他没有很高的行政领导职务,大家仍然尊敬他,遇到事情总愿意听取他的意见。按照老陈原有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资历,他如果仍然留在部队,现在当个师级干部不成问题,不过老陈说他喜欢搞具体的技术工作。前段时间老陈已到了离休年龄,本应回归故里颐养天年,但是正遇到经济转型,局党委决定把老陈调到局本部,负责工程局的多种经营和职工、家属的安置。老陈的到来无疑给在场的人送来了一封久盼的家书。

“陈老总,你是我们‘永动机’战斗队的舵手,你给交个底,以后国家还建不建水电站了?”待陈秉璋落座后,有人就亟不可待地向他提问了。

“建,怎么能不建呢?”老陈肯定地说,他解释道,“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蓬勃发展的各行各业都急需更多的电力,所以水电站不仅需要建,而且要建得更大更多。问题是自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国家已经不再下达指令性基建任务,基建项目一律实行业主负责制,由项目业主组织工程招投标,过去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市场经济形势,水电工程局需要从原来的单纯接受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集甲方乙方于一体的国家单位变成市场上一支纯粹的建筑企业,它们需要参与项目的投标才能拿到工程。”

“过去我们水电人拖家带口,住的是干打垒的临时工棚,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埋头在峡谷里挖山不止,我们无怨无悔,脑子里只有一根筋:早一天把电站建成,让滚滚的江水变成源源不断的电能,输送到工厂和矿山,输送到城市和乡村,

让国家生产出更多的钢铁、棉布和粮食,让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温暖和光明。难道我们这样做也错了吗?”有人问。

“过去我们这样做没有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水电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要继续发扬光大,世代坚持下去,共和国也不会忘记我们这些曾经为国家 and 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水电人的。”老陈肯定地说,“问题是以往那种拖家带口,职工和家属一起从一个峡谷转到另一个峡谷滚雪球式的队伍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了。”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工程局正在考虑我们职工和家属的安置,开展多种经营。”老陈说。

“多种经营?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沟里,就是卖大碗茶也没有人喝呀。”有人说。

“是呀,所以水电工程局急需基地化,它的机构和人员必须走出峡谷融入城市,贺南下调到水电建设总公司,就是做安排各个水电工程局建设基地的事。”老陈说。

“好呀!这样我们今后能住到城市里,我们的家属再也不用随着我们从一个山沟钻到另一个山沟吃苦受罪,孩子也能安心在城里的学校学习了。”听老陈这么说,大家都高兴了。

“但是,这需要一大笔资金。”老陈解释说,“我们工程局搬到城市,需要建办公楼,需要建住房,需要许许多多的配套设施,几万人都搬到城市里,买商品房需要天文数字的钱。”

“自己盖房吧,就像我们过去那样,住房、办公楼甚至附属厂、设施不都是我们自己盖的吗?”有人说。

“在城市里盖房是要按照城市建设规划来的,所有的房子都是符合规划的正规永久楼房,你以为像在我们山沟里,随使用泥巴夯一夯,盖个干打垒土房子就行了的?”有人质疑说,“再说建房的地从哪里来呢?”

“即使向省政府申请在城市郊区土地上我们自己盖房,也是需要很多钱的。”老陈解释说,“不仅征地、盖房子需要钱,而且需要配套的供电、供水、道路市政设施以及商业网点,这些都不同于我们现在山沟沟里的情况,这同样需要非常多的钱。”

“水电总局不是安排了各个工程局基地的建设资金吗？我们走走后门，找贺南下多给点。”有人说。

“问题是总公司掌握的供工程局建设基地的资金很有限，僧多粥少，即使贺南下想向我们倾斜，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老陈说。

“那么国家就不管了吗？不是说‘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的吗？”另一个人说。

“目前百废待兴，国家也有困难，我只能告诉大家，‘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我们水电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困难，走出峡谷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老陈说，“目前我们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要想方设法走出去，包括职工自己到峡谷外面谋生，‘孔雀东南飞’到沿海、飞回家乡自谋出路，所以我们才批准覃可道、安道明他们调回家乡。如果在过去，工程局是不会放他们走的。”

“这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弄得连我们最坚定的‘永动机’战斗队员、《生命之歌》的创作者都走了。”有人伤感地说。

“我们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峡谷，陈老总，我们不走了。”在陈秉璋和大家对话的时候，覃可道和安道明一直没有说话，他们意识到自己举家逃离峡谷，离开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同事，当了逃兵，成了“永动机战斗队”的叛徒，为此他们感到无地自容，此时他们恨不得在地下挖个坑躲到里面去。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过去你们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为祖国的水电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你们要落叶归根也是无可厚非的。”老陈安慰覃可道他们说，“当年我们都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家背井来到西北黄土高原的，故乡的父母亲人将自己的儿女送往祖国需要的大漠、边疆，几十年来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是何等的高尚和无私。我们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全体民众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不能只让个人终生作无偿贡献，而不能得到回报。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是有偏差的，做得是不够好的。覃可道、安道明他们老家都有年近百岁的老妈妈，都盼望着在有生之年儿女能回到她们的身边。覃可道的女儿梦醒、安道明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也快初中毕业了，我们工程局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家是知道的，他们要考上高中，接受更好的教育是困难的，以往我们的子女只能寄希望于长大后接父母的班，继续在山沟里挖山不止，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他们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了。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让所有的水电建设者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都永远困在峡谷里吧？”

在场的人，如果说可以抱怨，最有资格发牢骚的就是老陈，大家听了老陈的话，自然没有人再抱怨了。

“市场经济像往装满鱼儿的鱼箱里放进了一条大鲶鱼，它打破了鱼箱里的沉闷，搅得四邻不安。一切都在改变，前面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必须顺应这股大潮流不断地向前走，在浪潮中不断适应它，学会在新的潮流中生存的本领。”老陈继续说，“覃可道、小安子，我们水电工地的人能离开峡谷回归故里的机会不多，你们应该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开辟一条新路，没准你们的经验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有新的启发呢。”

“请陈老总给我们提几点要求吧。”覃可道和安道明说。

“你们回归家乡之后，要尽快适应当地的情况，站住脚是第一位的，只有生存下来了，过得好，才能赡养老人，抚养下一代好好成长。你们也要教育好孩子们，让他们学会在新环境里生存的本领。”

“好的，我们知道了。”覃可道和安道明说。

“第二是当你们发财之后，别忘了我们这些仍然留在峡谷的兄弟姐妹，你们要请他们到瀛洲海滨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游玩哦。”老陈爽朗地笑了。

“没问题！”覃可道、毕国英和安道明、黄可欣齐声答应，“到时我们欢迎在座的诸位战友到我们那里游览，多住些日子，陈老总您可得带上夫人一同去哟。”

“好呀，说实在的，我出门多年一直没有和我那位贤内助好好团聚，离休后我也想带她到处走走，我巴不得你们两家很快站住脚，发大财，这样我也能早一点沾光咯。”老陈欣然答应，他又继续说：“另外我对可道和国英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你们站住脚之后，一定替我帮助毕国华母子，他们是我们水电人的家属，园峡的父亲是为公牺牲的，我们有责任让他们母子过得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们母子会更困难的。”

“陈总，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助国华她们的，何况国华还是我们的妹妹呢。”毕国英和覃可道对老陈说，他们知道，老陈一直认为自己对国华的丈夫桑为民同志的牺牲负有责任。

“好，你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请来信告诉我，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

尽力帮助你们的,也就是说‘共和国不会忘记’曾经为国家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的。”老陈说,“那我们就用你们创作的《生命之歌》来为你们送行吧。”

众人一同高唱起《生命之歌》,歌声冲出油毡屋顶,在峡谷上空回荡。

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胶东半岛海滨小城——美丽的瀛洲市,老城区十字街,濒临海岸的一间小平房内。

黎明时刻,屋主人覃可道就起床了,小女儿覃梦醒此时头顶街门仍然熟睡着,覃可道不忍心吵醒尚在初中上学的小女儿,他蹑手蹑脚打开街门,一股海风涌进了门。

“爸,天还没有亮呢,你总是那么早就出门去上厕所。”清凉的晨风吹醒了梦中的女儿,对此女儿梦醒已经习惯了,并没有抱怨的意思。

“不好意思,瀛洲的海风确实比峡谷里的风凉快了一些。”覃可道说。

“知道了,不是峡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而是清凉的海风吹动了女儿的头发,等我们分到一套楼上的单元房,女儿就不会头顶街门睡在木箱上了。”女儿重复父亲多次说过的话,翻过身又睡了。

覃可道一家回到瀛洲已经有几个月了,因为热电厂尚在筹建,电厂的职工宿舍还没有建好,他们一家被安排在这间平房里,房子老旧狭窄,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和水电工地的干打垒的临时棚户一样,瀛洲的老房子室内是没有厕所的,上厕所就得跑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公厕在海岸边,离住房有一百三十米远,这个距离同在水电工地时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在西北那会儿,公厕在黄河边,面对奔腾的母亲河。而现在要去的公厕在黄海之滨,面对着浩瀚无垠的大海,蹲在茅坑里就能看到绚丽的日出。覃可道每天清晨上厕所,恰恰就选在太阳即将从海面升起时刻。

东方的海面上方,夜空中透出一缕亮光。

远处,天际线渐渐变得清晰,海面上方的天空透出了鱼肚样的白色,又渐渐扩大,变明亮了,不觉间天空缓缓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一粒金色胚芽从海里悄悄地探出头儿,一点一点长大,慢慢地变成了一柳圆弧、一瓣红叶、一托金色